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外集卷五

六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瑋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騰錄監生_臣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

三魚堂外集卷五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申請公移

運軍行月糧詳文

為請查漕項舊例以蘇民困事竊惟漕糧藉衛軍以濟
運衛軍藉行月以自資行月舊例均派於各州縣未嘗
專責之一方也今查江南嘉定編有蘇太鎮三衛運軍

行月糧折銀伍千陸百陸拾兩今此各州縣所無而嘉定所獨也考其由來起於順治十八年總漕蔡因各省衛運軍行月口糧半本半折折價不敷疏請加給務期本折均平部議行糧向係本色今改半本半折每石壹兩貳錢月糧向係本折兼支除本色一半外折色一半舊額每石折銀伍錢今改每石壹兩此加增之銀止應從原派折銀州縣加給或均攤有漕州縣可也乃竟永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就六州縣中

嘉定之為數獨多始則姦蠹乘機橫派至伍萬參千捌百有奇後因里長倪國柱陸秀德等赴京叩閤得減至貳萬陸千柒百有奇查嘉定當年本為土瘠無米而折漕今反為土瘠無米而倍漕既供原派蘇太鎮三衛之行月又增派省衛之行月初派之時衛軍得之望外赴縣支領或俟之春夏或俟之秋冬小民得以從容完納尚為緩項今則編入考成隨漕支給刻不容緩遂為急項初派之時軍至縣支領尚為存留之項所給不過正

額今則彙解糧道給軍遂為起解之項初派之時民力尚可支持今則勢窮力盡難復支撐此瘠土窮民萬萬不能當也竊思江南數十州縣若以此貳萬有零之數均派各州縣所增不過毫末若萃於一縣則極重難堪伏祈查從來漕項獨累一縣之例酌議均派使軍額不虧而民困得蘇有裨於民生國計不淺也

辭平山署印文

為疲邑難以兼理懇賜轉詳另委以免曠職事卑職庸

碌下材蒙簡攝篆誠各憲不遺葑菲之意自應感激
自奮但卑職待罪靈邑以土瘠民貧之區又承屢年荒
旱之後鳩鵠滿目雖盡心撫字民氣難復催科稍急則
恐相率逃亡概從寬緩又恐賦額不登一切利病不力
為釐剔既恐積習難除欲驟為更張又恐驚駭耳目疲
罷之民愈不聊生譬之疴羸之症須刻刻防維漸漸補
救庶幾元氣可復客感可去稍一不虞百病交作雖若
簡僻無事其實比之衝煩之地更難下手卑職所以日

夜焦思惟恐調劑不得其宜有負各憲之知遇若使復攝平篆彼此兼營必致曠職伏乞憲臺念疲邑之不易理另委賢能以管平篆使卑職得盡心於一邑庶幾獲免於瘵職感沐鴻恩更無窮矣

申平山縣典史文

為衙官肆行無忌事卑職於本月內奉憲委署平山縣印隨奉有井陘縣代署之文自某月某日起至某日止在任幾日一切利弊俱未及詳查但有典史某卑職素

聞其在縣橫行擅受民詞作威作福無所畏忌人人側目卑職因受事不久未能得其實款不敢以風聞瀆報竊有一事大可駭異不得不為憲臺陳之卑職自到平邑不敢輕出一票不敢輕派民間一物而典史某公然出票私派行戶且公然於年月上硃標印字與堂官無二現有仰紙鋪行票可證即一票而其所標之票不知凡幾閔然不知有功令之可畏百姓莫辨其偽竟以為事出堂官是卑職且代為典史受罪也非奉憲威懲飭

則疲邑窮民豈能當其毒耶

派灰車詳文

為運灰一歲已週見值旱傷之餘援例籲憲詳請撥換以均勞逸以極災邑事卑職隨查得前蒙各憲票派靈壽縣車五輛赴灰廠運灰此係

欽工緊件庶民子來之義自不敢辭但靈邑地瘠民貧凋敝情形俱在上臺洞鑒中灰車費用浩繁運灰五輛計用騾脚三十餘人夫十餘名經年盤費約六七百金

山僻疲罷之邑萬難支持所以前任董令一詳再詳哀懇免替未蒙憲允卑職到任之初鵠面鳩形之衆環立呼號皆言本邑自康熙十八年秋旱水災逃亡殆半十九年又報秋雹災二十年又報夏旱災二十一年旱災未報二十二年夏秋無雨麥禾盡焦西北一帶又被雹傷俱經董令報有成災在案旱荒如此又經

大差

聖駕巡幸五臺協濟夫一千二百名車二十輛又有蘆席

方磚牛車等費又陝西防兵經過協濟車五十輛又現奉部派寶砂一萬觔又有此灰車五輛小民筋骨已盡賣男鬻女難以供應卑職目擊情形委實難支若非憲臺矜憫將來逃亡盜賊孰所必至除各項疾苦卑職漸次申詳外查灰車一項如定州新河栢鄉等縣止蒙派車二三輛不等則靈壽小邑原派五輛本屬過當況赴廠已經一年原有更換休息之例伏乞憲臺俯憐窮邑查於未撥州縣中轉移更替詳咨部俾災黎得稍

息肩均享憲仁更生之賜矣

請免灰車詳文

為民力萬分難支請垂格外之仁以救殘黎事卑職查
看得靈壽一邑地止一十四里不過大邑十分之一又
半係沙壓水衝之地壘經荒旱頻遇大差民生憔悴不
可言狀上年蒙憲派灰車五輛較之大邑反多費用浩
繁實難支持迫於憲檄勉強供運一歲之內賣男鬻女
筋骨已盡今歲萬難再運卑職前經兩次具詳請替未

蒙憲批本月初六日奉憲票仰該縣勉力照舊供運一
邑之民驚惶無措敢再冒昧上請伏乞憲臺格外垂仁
俯賜轉詳倘以靈邑地方稍僻不比衝途故派車獨多
則又有說馬州縣之中有衝而大者譬之強壯之夫雖
處風霜之中猶能負荷重擔若僻而小者譬之尪羸之
人雖安居一室四肢無力尋常舉步待人扶持況任之
以百鈞之重其不立斃者幾希若止論衝僻不論大小
是猶責怯夫以烏獲之任求駑馬以千里之程也卑職

極知冒瀆之罪然情急勢迫萬不能已如蒙憲臺憐憫窮民使免狼狽雖將卑職罷黜亦所甘心矣

復請免役詳文

為民力萬分難支敢再瀝情上請懇賜轉詳更替以救殘黎事切照靈壽彈丸小邑地瘠民貧更兼荒旱頻仍大差接踵之後其小民顛連困苦之狀久在憲臺電鑒中卑職不敢復贅陳上年正月間案蒙護理道憲鮑分派靈邑灰車五輛較之別邑獨多事干

欽工緊件小民勉力供運脚騾費用浩繁承值維艱業經卑職屢次備文詳懇更替未蒙憲允今供應十有八月為時已久窮黎之典鬻殆盡骨髓俱枯捧讀原詳奉有拉運年餘者輪值更換之憲批卑職極知冒瀆之罪不可追然民力已竭萬不獲已合再詳請憲臺俯念窮黎供運已久准賜轉詳更替俾災民稍得息肩延喘感沐憲仁無窮矣

編審詳文

敬陳審丁缺額緣由懇祈憲鑒事照得靈壽人丁舊額
順治十四年賦役全書載三等九則通折下下人丁一
萬四千七百零二丁歷年遞增至康熙二十二年賦役
全書實在下下則人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其
遞增之故則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
恐部駁必求足額故逃亡死絕者俱不敢刪除而攤派
於現存之戶且又恐僅如舊額猶不免於駁也必求其
稍益而後止更復嚴搜徧索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無得

免者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登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加以屢歲荒旱上年又被水災現在強壯之民飢寒切身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逃亡之糧代供老幼之差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卑職編審之際號呼滿堂不忍見聞然亦恐缺額太多不敢盡數刪除其間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畝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產業者即不除老而有產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

窮無寸土而未至垂斃者即不除惟是逃亡之無踪跡
老幼之無立錐者鳩形鵠面而奄奄一息者雖欲不除
不得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
之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共計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
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此等缺額之丁實
因屢年編審有增無減今若照舊攤派以求無缺恐非
憲臺軫恤窮民之意而卑職一點良心亦不肯自昧不
敢不據實詳明謹將增除數目造冊呈報伏候憲裁

覆駁編審詳文

查看得靈壽一邑土瘠民貧豐年則苟延性命荒歉便相率逃亡飢寒疲罷之衆長養甚難摧折甚易頻年以來疊遭水旱丁倒戶絕者比比而是然所以一審一增者非編審之官無愛民之心也止以拘於舊例惟恐部駁故有頂替者始准開除無頂替者不敢輕刪而甲長戶頭數年以前雖甚艱難猶尚可勉強支吾甘自包賠亦不敢求免包賠愈久窮苦愈甚積至今日正筋疲骨

盡之時雖欲再勉強承認萬萬不能卑職非不知額不可缺但處不得不缺之勢故敢據實詳請亦非有意破從前之積習也至憲票內開應作何料理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卑職竊思裕課之道亦惟愛恤窮民使之充足逃亡日少自然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求其無缺伏祈憲臺垂鑒格外轉賜詳院鳩鵠殘黎永沐憲恩於無既矣至於卑職自為民牧平日失於撫綏以至戶口缺額聽候上臺另自處分以為溺職

之戒可也

請題減稅詳文

為敬陳稅銀遲解緣由懇乞憲慈俯鑒疲邑情形酌請
垂恤事查得靈邑房地稅一項舊額七十七兩五錢康
熙十六年復增銀一十五兩五錢共銀九十三兩徵收
之法每民間交易價銀一兩完稅三分此九十三兩之稅
須有交易價銀三十一百兩方得如額靈邑地價每畝
止一二錢不等民居多係草房泥屋所值尤無幾一歲

之內彈丸之區安能有如許交易所以每年稅銀常苦
不及額舊多派之里下苦累不堪卑職到任不敢違例
私派有不及額多係墊解故每稽遲如二十五年額銀
直至今年四月終旬始得完解本年春季應解額銀完
者寥寥將來萬萬不能及額捐墊亦不可為常勢必仍
派之里下此實地方一苦累伏懇憲臺軫念荒瘠之邑
與通都大邑情形不同無論續增之十五兩零賠累堪
憐即舊額之七十七兩零亦竭蹶難完官不能賠必至

苦民合無題請量減庶國課早完不致壓欠官民永戴
高厚無疆矣

請除派辦井陘道執事詳文

為請頒憲禁永除地方苦累事查靈邑賦役全書內載
有每年井陘道更換桌圍額支存留銀五十兩自順治
十二年奉裁銀四十兩順治十四年奉裁銀十兩此項
存留久已全裁解部歷年奏銷在案而每逢新道到任
所有安設等項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皆係里長供應

苦累不堪不但製辦各項工費浩繁其交納之際不免
需索之苦即額銀不裁尚苦不敷况額銀全裁無米之
炊艱難萬倍幸逢近來各任道憲俯軫下情每從寬恕
不至大累 前任井陘道劉蒞任恒陽尤加體恤疲邑
官民得免掣肘離任之時一應舊執事俱檢留本衙門
絲毫不以自隨將來新道憲到任可以一無所累但恐
本衙門各役相沿舊習藉口修理朦朧催辦或仍問之
原派地方則卑職仍不能堪或另派之別州縣則是卑

職以鄰國為壑皆未可定伏乞憲臺批行并憲將前道
劉所留執事等項責成本衙門各役收管如有毀壞各
役自行修理不許派之州縣永為定例則鳩鵲窮黎長
沐憲慈茲勿替矣卑職謝事之時為地方他日之慮故
敢冒昧瀆陳伏候憲裁

監生捐納米穀借貸窮民詳文

為敬陳地方賑後情形懇祈憲鑒曲賜矜恤事竊照靈
邑上年疊遇夏秋二災小民苦狀萬千歷經詳明在案

幸過

皇仁浩蕩既蠲且賑僅延殘喘不意今歲復遭風霾肆虐
二麥無收亦經卑職將夏災情形報明在案目今雖幸
遇甘霖秋田盡種然屈指西成尚須兩月有餘前之賑
者已經喫盡豈能枵腹以待兩月之後近雖奉有憲檄
勸蠲煮粥然靈邑山僻窮縣素無大商富賈蠲者有幾
卑職又現在奉文造冊聽候支盤無俸可蠲目擊心傷
查現有生員傅支裝吳達俊秀安日強陳某四名蠲納

監生共計米三百二十石例應貯倉懇乞憲檄仰署印
官確查至極無路飢民每名借給若干令其秋後還倉
既無損於貯倉報部之數而鳩鵠之民得濟眉急所全
實多卑職即日謝事因從地方起見敢冒昧瀆陳伏候
憲裁

申直隸學院文

為申送講義事照得士子學問莫先於講明書理文風
卑下皆由書理不明士習不端亦由書理不深卑職自

蒞任以來每於簿書之暇到學命諸生講書疑者開之
舛者正之一則欲端其舉業之根本一則欲引入聖賢
之門路冀稍有補於學政積有講義百餘篇所見淺陋
未能盡發聖賢之精蘊合行上呈憲覽乞賜裁之

又

為申送書籍事照得今之士子窮年累月止知用力時
文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所以學無根本而士風日陋
故選先正制義數十篇名曰一隅集為之指點其開闔

虛實之法使之略知時文路徑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
年讀書日程肆力於經史庶幾學有本原而真才可出
或稍補士風之萬一除一隅集先經申送外其程氏分
年讀書日程舊板多訛今為校定付梓分給諸生合將
樣本上呈伏候憲裁為此備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
至申者

季考示

照得靈邑山川盤結地氣鬱葱自昔多材如樂曹之功

業巍煥千古維絳之科第彪炳一時今豈無其人乎亦
在人之自奮何如耳士果有志則何事不可為以豪傑
自期則豪傑矣以聖賢自期則聖賢矣古人之成法具
在也微言精義昭然經史也身體而力行之豈患不為
天下第一等人哉苟志不立甘為庸愚拘於氣囿於習
迫於飢寒陷於功利溺於異端蕩於辭章學術愈卑人
品愈下即欲如樂曹如維絳且不可得而況過此以往
聖賢事業哉如是而曰地不生材豈地之罪哉本縣承

之茲土為朝廷宣教化厚風俗作人材是其職掌愧未
之能也竊樂觀爾多士之志焉謹擇本月幾日舉行季
考凡在學生員暨闔境儒童務期畢集各抒懷抱使本
縣知爾多士平日之所學若何能不移於氣習否能以
古人自期待否將拔其尤者以為一方之儀型庶幾相
磨相礪人材日出而本縣亦得藉手以報朝廷焉雖其
所以相期者不在文藝之末然言者心之聲也觀其言
可以知其心韓退之不云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爾

多士果能志聖賢之志上窺周孔之奧下入程朱之室
以正誼明道為學以先憂後樂為心發而為文其不與
流俗之文相去霄壤者未之有也本縣當拭目以觀爾
多士其勉之

墾荒示

為勸民墾荒事照得務本力穡乃備荒之上策硤瘠之
土苟可播種皆足資生查靈邑兩次奉

旨蠲除荒田糧額蒙

朝廷浩蕩之恩固甚厚但此等荒田雖係瘠壤其中豈無可略苑播種收升合之利為餬口之資者乎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一行起科則所收之利不足以完公稅播種之利有限起科之害無窮所以逡巡而不敢種耶不知此不足慮也

朝廷所欲起科者乃膏腴沃壤永遠成熟之田若爾靈邑荒田皆係邊山濱河岡阜之區邊山者遇雨則略可種植逢旱則盡成石田濱河者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

則依然浩渺至岡阜之所半土半石縱有種作不成片段此在爾民辛勤拮据耕得一升可免一日之飢耕得二升可免二日之飢

朝廷豈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耶為爾地方官長者苟非病狂喪心豈肯將此瘠薄不堪水旱無常之土勒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累耶爾民但放膽耕種勿有所慮與其出加倍之息借債富室債負日積生計愈促何如取之地利之無窮也與其忽遇凶荒號呼無策何如及

此雨澤調和盡力耕耨苟家有三年之蓄雖遭水旱可免流亡父母妻子始為我有萬福之源皆自此始里長鄉老其徧諭村民及時努力苟有寸壤可種植者皆勿得荒棄其不可種穀可種棗梨等物者即行栽種以廣生計如怠惰不耕及里長不行勸諭者查出一體究治或有刁民將前項荒熟不常之地指為熟田挾仇索詐者當以誣告論從重治罪

禁賭博示

為嚴查賭博事照得賭博之禁屢經各憲申飭本縣諄諄出示曉諭良善之人無不改弦易轍近訪關廂內生員之家竟有公然開場賭博者聚集無賴深藏密室之中地方保長既不敢問晝夜呼盧罔顧法紀獨不思既列宮牆之內何甘為不肖至此縱然僥倖不露為鄉黨所鄙薄雖忝列衣冠實與盜賊無異清夜自思何以自安況本縣嚴行訪拏斷不令此敗行之徒汙玷黷序除一面訪確申究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保甲人等知悉

如甲內有前項劣生開場賭博者甲內人即據實呈報本縣審實立刻申憲黜革懲究如甲內人畏勢隱匿不報本縣自行查出地方甲長一併治罪法在必行各宜凜遵

又

為嚴禁賭博事照得靈邑地瘠民貧非勤非儉不能過活為農者當力於稼穡為商者當精於貿易各守恒業庶幾可望漸至豐亨本縣下車以來乃訪聞爾民有不

務生理專事賭博什伍成羣如醉如狂豈良民善衆之所為合行嚴禁為此示仰闔邑人民知悉除已往不究外自今日始爾民當洗心滌慮盡易前非該方總甲不時稽察如有前項賭博之人立拏報縣以憑究治并具方內並無賭博甘結如容隱不報該方總甲一體治罪此縣內第一惡俗本縣痛心疾首執法如山斷不姑貸各宜自愛毋貽後悔

又

為賭風不息民累日滋再申嚴飭以安地方事照得賭博為盜賊之源縱賭則縱盜根本不清其流無已靈俗澆競成風民失恒業因而游手蕩徒以賭為事飢寒所逼勢必為非本縣不忍以赤子陷於迷途將來即為禍階業經頒行條約諄諄勸諭近乃批閱詞詳或因賭而雀角兆爭或因賭而毆辱斃命構嫌結怨事非一端皆由爾地方人等視為具文以致無籍棍徒引誘良民開場回賭放利抽頭博陸呼盧無分晝夜是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保甲不稽查隣里不舉首爾等不思此風一熾小而穿窬大而截劫窘迫無聊從此民無寧宇矣言之髮豎除現在察訪並發示嚴禁外合再嚴行申禁為此示仰該地方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共相戒勸各安生業該地方不時嚴查不許無籍棍徒勾賭誘惑釀成盜患致害地方仍月出具並無賭博甘結呈報如頽風不改仍前賭博倘經告發或被訪聞立刻嚴拏究治地隣不首一併連坐照律治罪決不姑恕凜遵毋忽

禁打降示

為嚴禁行兇毆打以慎法紀以保身家性命事照得俗尚淳龐禮崇謙遜今靈邑之民賦質强悍好勇鬪狠習以成風本縣下車以來每閱招情屢見兇徒懷挾私忿輒恃強凌弱憑多暴寡橫行毆打或折人手足或抹人眼目割耳劓鼻無所不至且有傷重致死畢命於俄頃間律法開載鬪毆殺人者抵命傷人致殘篤疾與剜眼折指抉耳鼻等項分別充軍流徒煌煌

國憲何可輕犯乃不忍一朝之忿害人自害未定罪名
先受囹圄桎梏敲扑慘刑已定罪名重則正法輕亦遣
戍由此而田園鶩盡衣物變空供費不給飢寒迫身上
則累及父母下則累及妻孥且隣里親屬干連在內隆
冬盛夏往返解責曠時廢業怨恨無已至此地步悔當
何如故消仇解怨忍人讓人乃保守身家安全性命之
良法切勿爭強逞雄止圖洩忿於一時不顧無窮之禍
患也擬合通行飭禁為此示仰城市村莊居民人等知

恚恪將本縣之言時時省惕各保身家性命倘有干犯
法紀恣行兇暴者立拏重究以正其罪以免無干牽累
若里鄰不舉私自講和一併嚴行懲治該地方勿視優
游以長悍風各宜凜遵毋忽

息訟示

為勸息訟以厚風俗事照得健訟之風最為民間大害
每因一時小忿不能忍耐一訟在官勢不由已經年累
月守候公門受吏胥之侮不敢出聲求逞其小忿而反

受無數惡狀不甘於此而甘於彼何其愚也又有所爭
不過銖兩而訟之費反過於所爭甚而破產蕩家者有
之故欲爭氣則訟之受氣愈多欲爭財則訟之破家更
甚智者必不為此即幸而勝亦成一刻薄無行之人仁
人君子所深耻而況其未必勝耶此皆由唆訟刁民喜
於有事乘兩造之小釁因而慫恿成訟希圖取利愚民
不知而入其網羅本縣每見此等惡習未嘗不痛之憐
之靈壽一邑向稱醇樸寡訟然本縣未入境之前已有

抱訟牘而控於道旁者誠恐此等習氣日進月長浸成惡俗為此示仰境內人民知悉除人命盜案萬不容已者方始告官其餘戶婚田土小小忿爭務宜忍耐聽親族勸息勿聽人唆且如有一事吾固無理耶固當開心見誠自認不是吾固有理耶退讓一步愈見高雅與其爭些小之利何如享安靜之福本縣雖設有三六九告狀日期然但願爾民為耕田鑿井之民不願爾民為匍匐公廷之民但願爾民為孝友婣睦之民不願爾民為

便給善訟之民鄉長保長宜轉相告諭俾咸體本縣此
意相與勉為君子而耻為浮薄則人心和而天意動荒
旱之災亦可因而消弭矣其有向來慣為刁唆誣告起
滅詞訟者亦宜痛自省改洗心易業倘或怙惡不悛本
縣訪知定行按法重處決不姑貸

禁圖賴人命示

為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某邑風氣剛勁人每輕
生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投繯溺井

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謂拚一死以圖賴他人
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
生拋其父母撇其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
傷心死而有知不識其追悔當何如也古人云死生亦
大矣又何可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死哉此皆愚夫愚
婦一時短見不知此身所關之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
一身為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為子女
所仰給輕生自盡老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人

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忍於
拋棄乎故死之重比於泰山惟男死於忠女死於節烈
乃為得所若因微嫌小隙憤恨而死男為頑蠢女為潑
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名徒貽人以訕
笑由此思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於姦惡之徒指屍訛
詐糾衆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搶人衣貲逢人亂打兇暴
等盜賊輕生之人謂有此番可行故擽命之念所由
起也擬合嚴行禁飭為此示仰城市村莊軍民人等知

悉慎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溺井服毒身
死者指告他人概不准理若以自縊自溺自毒自刎捏
為謀故毆打情詞即坐以誣告之條若不經官糾衆私
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概拘拏治以搶奪之罪各宜凜遵
毋忽

禁重利示

為嚴禁重利以甦民困事照得小民窮苦至極終歲勤
動辦完國課尚慮不敷而富室大家悍卒土豪或開當

網利或放債盤占吸髓吮脂為富不仁小民當窘迫之際即物值一兩而質當不過一二錢銀不足色秤戥又輕未出門時已耗加一及至取贖足色大戥又違禁取利五分者或六分者不等公然行之無忌至放債之家非寫房地作抵即勒子女為質每月五分以至加一稍一過期即利上起利重重盤算必至房地子女盡歸其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甚而官糧不完反完私債不獨病民兼之病國莫過於此合行出示禁革當舖放債悉

遵定例行利不過三分不許利上起利盤人房地子女窮民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惠又與富者無損而赤貧沾恩靡既矣為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無論當舖放債如有行利三分之外者立拏解憲律法如山斷不姑貸速宜易轍毋自貽戚

縣賞購盜示

為懸賞購盜以期必獲事照得律文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盜二名者各賞銀二十兩此正重賞之下必有

勇天之意今盜案纍纍而未聞有常人獲盜者緣小民不知律文孰肯犯難緝捕而為此有害無利之事不第平日不肯捕獲即當救護苟非孱弱可擒者不過驅之而已誠恐血口扳害拖累無窮夥賊暗算後患莫測所以捕獲者寡而盜不能終無也合無仰請憲臺通飭闔屬州縣印官出示曉諭徧貼鄉村嗣後有能捕獲強盜一名竊盜二名者無論當場平日各賞銀二十兩當堂給散外加花紅鼓吹以鼓舞之如獲盜之後或本犯指

板或日後夥賊誣陷皆不准理若暗害報復既嚴保甲復不夜行又何足患如是則人人賈勇莫不爭先恐後以闔村之衆奮擊一二十之賊徒奚啻探囊取物即有兔脫鄰封亦必堵截獲之勢難奔逸矣此本縣陳弭盜安民幾款之一蒙撫院憲批通行各屬飭遵在案除轉飭外合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凡有盜賊即各鼓勇擒拏務使匪類斂迹安居樂業共享昇平

禁違禁取利示

當鋪本是便民為高原欲取利本縣豈不知之但立心
須平如此地向來有加利至五分六分不等者貪多務
得不特有干功令抑且大犯陰隲爾商人謀利不過欲
為子孫計為性命計若殘忍至此雖得厚利子孫豈能
享用耶性命豈能保其牢固耶本縣惓惓欲爾商人減
息非特為窮民計抑亦為爾商人性命子孫計也據呈
商人亦自有苦處然窮民之苦不更百倍於商人耶因
已之苦而厚取於窮人所謂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可

乎不可乎宜聽從本縣將心放平重利不如輕利之為
安多得不如少得之為美天道昭昭報施不爽誠從清
夜一思自知本縣之言不誣倘謂隣封皆然何獨靈邑
當輕則爾商人當學好樣不當學不好樣在爾商人中
昏明不一明者應先倡率務為公平則人人喜悅皆願
到其典中得利未必不反多況天心眷佑積蔭子孫更
自無窮乎其深體本縣之言毋忽

鄉約保甲示

為申明鄉約保甲以挽頽風以靖地方事照得鄉約以
勸善保甲以懲惡即古比閭族黨之遺法而行之未善
或有其名無其實甚則苛細騷擾反不如不行之為愈
是非法之不善行之者未能講求盡善耳昔人云鄉約
實行自無姦兇猶有姦兇是鄉約未嘗行也保甲實行
自無盜賊猶有盜賊是保甲未嘗行也本縣承乏茲土
願爾百姓盡為良民風俗淳美獄訟哀息盜賊屏伏閭
閻寧謐惟是力行二法庶幾可有成效而又痛惡苛擾

恐反累地方今與爾百姓屏除煩文講求實政為此示
仰闔境民人知悉除鄉甲條約漸次申明外擇於幾月
某日先於在城舉行鄉約隨即查點保甲以次單騎親
往各村莊悉照在城例凡本縣所到之處嚴禁騷擾絲
毫不累我民如有借端生事者立拏重處其鄉約保長
等務須實心任職倡導鄉民稽查匪類如有仍前視為
故套苟且塞責者革除不用外仍治其怠惰溺職之罪
各宜自奮互相勸勉以副本縣期望爾民之意毋忽

申禁差人示

為申禁差人以安民業事照得當差人每多無籍惟知利己奚顧他人受累雖不奉差尚欲空手弄權何況得票入手勢如狼虎恣意索詐不滿其壑不止如催糧則不計拖欠多寡惟計酒貨輕重重則雖多故鬆輕則雖少帶比如拘審則原被證佐任其播弄遂其心者多方幫襯拂其意者每事刁難至若多受人賄賂即害人性命亦所不惜小民畏法遙望青衣至門無不神驚膽喪

積荒遺子

朝廷尚且蠲逋減賦以愛養之反為若輩吞噬情何以堪差人下鄉雖經禁止然日久法弛亟宜嚴飭催糧拘審一案催糧責之現年拘審即原告帶審庶爾民各安耕鑿閭閻獲寧矣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如有陽奉陰違私自下鄉擾民者一經訪聞法在必行

嚴禁冗牙示

為禁革冗牙以便民情事照得牙行之設原因小民負

物到市價值不一恐人爭競設立牙行以主交易誠不可少至於纖微之物價值明白小民自能貿易原不待牙行者自應聽從民便乃有無籍棍徒希圖射利如雞卵零星等物亦皆假借牙行名色把持貨物任意低昂窮民受累合行嚴禁為此示諭後開各行知悉自示之後各務歸農不許赴集評價其有從前朦朧請帖者俱行繳銷如敢陽奉陰違仍假借牙行名色把持市物者查出定行重究不貸

禁演戲示

為實心敬神嚴禁惡習事照得敬禮神明在實心不在
虛文愚民無知乃以演戲為敬神不知此乃褻瀆神明
不敬之大者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肯喜此游戲不經之
事必遭極罰決不眷佑為此示仰城鎮鄉村人民知悉
今某月某日本邑城隍誕日爾民當實心敬禮不得仍
蹈向來惡習如有倡首演戲褻瀆神明者定行重究決
不姑恕至期本縣率領士民拜神訖即於廟中舉行鄉

約宣講六諭爾士民各專心肅聽將此六諭句句思惟
字字體驗如有平日素行與此不合者翻然改悔洗滌
肺腸庶免天譴其素行與此相合者務益加勸勉以徵
神眷此乃敬神之大本縣深有望焉各宜凜遵毋忽

行查示

為行查事照得分莫切於師弟禮莫重於死喪未有師
長病故為弟子者漠然安坐不行一拜不奠一爵者也
有儒學訓導某沒於官已經半月諸生竟有若罔聞知

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縣身在地方有維持禮法之責合行查飭為此票仰儒學門斗逐一查明凡在學文武生員孰到孰不到備悉開列報縣限三日內回覆如有仍前漠然安坐者即以行劣論定當詳報學院處分決不姑恕

禁止夜行示

為禁止夜行以免截劫事照得保甲若清則居民之盜可以無虞至於道路之間猝然相遇殊難防範然白晝

寬假則夜行無人而截劫之患可除矣此本縣條陳弭盜安民幾款之一蒙撫院憲批通行各屬飭遵在案除轉行外合再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務期恪遵共享救寧勿視泛常自貽後悔

勸諭監犯文

爾等犯人這身子也是父母生下的當初父母生你的時節也望你成家立業望你養老送終望你榮宗耀祖誰想你今日到這箇地位這皆由你一念之差不安生

理好喫酒好賭錢交結匪類遂做出這箇事來其中也
有窮極了沒奈何去做的也有家裏儘可過得道這箇
是好生意不肯收心自恃勢力無敢發覺放膽為非毫
無忌憚希圖分得財物大家快活不知天理難容王法
難躲一朝敗露披枷帶鎖淹禁牢獄在官府豈不知愛
惜你一樣的皮肉只是法上去不得了沒奈何只得將
刑罰加在你身你等遂受盡了苦楚若是強盜則屍拋
曠野頭掛路旁固不必言就是竊盜也有竊盜的刑罰

有何趣味你的妻子在家裏悲啼你的父母在家裏痛哭又對人羞耻說不出來真可酸心回想當初若不是一念之差守分安貧聽天由命就是吞飢忍餓強如今日受這般苦楚如今悔也遲了然天地間人也沒有一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你等將這箇心改正了痛悔向日的不是一心要守分安貧如今若得出去再不敢喫酒賭錢再不敢交結匪類再不敢做這樣非為的事將聖諭六言時刻在念頭上轉你若有了這箇心即

使今日便死也做一箇好鬼若僥倖出去便從新做箇
好人日遠一日人只見你後來的好處漸漸忘了你向
日的醜行依舊可以成家立業依舊可以養老送終依
舊可以榮宗耀祖不枉了父母生你的心切不可說我
今日已做壞了索性做一箇不好的人罷如此則永遠
無出頭日子了然更有一說你今日要將這箇心改正
也不可看容易了須要將主意掣定方纔改得若主意
不定旁邊匪類的人將不好的話來引誘你你被他引

去了向日不好的念頭重新發出來了切記切記我今
這一番話真箇是你們對病之藥無非哀憐你們一樣
是父母所生的故諄諄勸化你你們也動心麼你們這
一點動的心便是做好人的根基切不可輕看了努力
努力

三魚堂外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魚堂外集卷六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詩

乙卯候選北上途中偶吟

屯亨隨過去遲速總平常
我今跨驪北萬事正難量
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長
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

途中遇雨

湖正瀾漫風雨復連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天
晴何可期日中強加鞭長隄渺無極一步一盤旋整轡
坐騾背慄慄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清水潭紀事

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隄雖未竣功成良已多羽
書旁午至暫從浮橋過糧艘仍湖行安瀾未可歌廟謨
正焦勞莫憂久蹉跎

有儀軒歌

有序

昔年嘉定有署事公倪伯屏者我邑人也曾有
德於民民因建報德祠其內有假山為余前任
趙尹雍容移置署中有儀軒軒雖美觀而祠幾
廢予故有感而作

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
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翼
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
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翦拜各相

戒千載以為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
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
歎亦何疑

壽倪母仲孺人七十

有序

余昔奉教於貞吉先生佩服典型高山景行常
在心目而貽孫以英年克紹前矩門風之美甲
於吾邑天下禎祥孰大於是茲值仲太孺人七
十誕辰以家範占之眉壽其未有艾乎敢述微

懿用當忭祝不足云詩也

至聖有懿訓慈孝家之祥物則有麟鳳器則有琳瑯孰
若慈與孝太和斯洋洋吾友抱奇質生長當湖旁家門
多藹吉蓄極生輝光手持尺素來示我蘭芷芳曰子有
慈母恩重如穹蒼襁褓失所恃慈母勤撫將辛苦常萬
千不能一一詳寶我如珍珠惟恐寒暑戕嚴君當耄期
往往伏枕牀湯藥躬調奉日夕常無方又恐子婦知每
誠勿徬徨誠心貫上下事事縈肝腸今年七十載精力

幸康強願借君子辭庶幾進一觴我聞起竦立展卷覺
芬香君家和氣積福履正未央我昔挾陳編肄業君東
堂朝夕君喬梓銘刻在中藏愛必計深遠敬則及梓桑
慈孝相感噓盤結成光芒澹泊與寧靜古道猶不亡積
善有餘慶斯言豈愚狂況復賢慈母令德自當章純嘏
皆自有期頤亦尋常何必少室芝乃足慶無疆寶此萬
石風何往非康莊願借君家矩埽除聲利場囂競永不
作天地長平康

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壽

滔滔駕湖水日夕流不窮自昔產英傑卓犖光鼎鐘今
茲清淑氣爰萃少宰公學貫千秋上令德四海宗經術
陳丹陛正色率羣工朝野競歡羨昭明日有融壽母顧
之喜有子慰我衷我昔相夫子一經常苦攻兢兢守祖
德豈敢冀亨通源盛流自大樵蓁必有豐何以報

聖恩惟有勉靖共仁義我家學拳拳服心胸薰蕕務分別
鸞鳳必盡庸風俗登三古事業臯夔同恭聞至聖訓顯

親孝乃隆期頤吾自有慎勿念尸饕燕山千萬仞峨峨
極蒼穹僉言願壽母遐福如山崇

田家行

誰云田家苦田家亦可娛上年雖遭水禾黍多荒蕪今
年小麥熟婦子儘足哺所懼欠官錢目下便當輸昨夜
府檄下兵餉尚未數里長驚相告少緩自速幸不怕長
吏庭鞭撻傷肌膚但恐上官怒謂我縣令懦傷膚猶且
可令懦當改圖陽春變霜雪爾悔不遲乎急往富家問

倍息猶勝無田中青青麥已是他人租聞說朝廷上方
問民苦荼貢賦有常經誰敢收且吁不願議蠲免但願
緩追呼

滄沱篇贈靈邑貢士馬子隲兼示諸生二十二韻
我來滄沱濱滄沱水盈盈浩氣所盤結賢哲常挺生屈
指數前獻往往移我情邇來教養弛人才多圯傾強誦
雖不輟實學苦難明馬子秉秀質文詞麗且清鏖戰費
序中每試輒先鳴

天子臨曲阜慨然思治平有詔搜俊傑選拔貢於庭馮子
首應選光耀滿荒城余聞喜不寐匪為相知榮方正者
獲進庶幾吾道亨願言益努力聖學是經營一勝何足
言所志在大成男兒生天壤當學朱與程兢兢務主敬
致知且力行天理爛熟時萬事鴻毛輕古今艱鉅任皆
於我身擎山川亦生色千秋常錚錚勿謂世滔滔何妨
亦裸裎勿謂聖域遠近在牆與羹我聞先民訓致曲能
有誠

贈安平令陳子萬兼訪中州名集十四韻

君家世忠貞，況復盛文章。代有風雅才，海內共稱揚。
君生震澤畔，長在閔伯鄉。南北清淑氣，君兼有其長。喜
與君作吏，同在恒山陽。願言資切磋，示我以周行。聞說
古高丘，自昔聖賢場。人才常濟濟，史冊多芬芳。近代風
未泯，作者亦鏘鏘。君為我訪問，俾得瞻輝光。堂奧雖難
言，庶幾藥其狂。時事多棘手，愧我學未詳。藉君廣聞見，
或得起膏肓。勿謂掣肘中，何用尋粃糠。

贈阜平令潘价維視災靈邑十四韻

與君生南服作吏恒山陽君質如鸞鳳君器如珪璋區
區樗櫟材視之若望洋所與君同者惟此惻怛腸荒邑
遭洪水四野盡蒼茫束手正無策中夜起徬徨喜君捧
糗來痼瘵若身癢慷慨告大吏不救民且僵閭閻鳩鵲
情遂得達廟廊君馬自喂養君僕自齋糧有酒不敢飲
有肉不肯嘗知君憐溝瘠意不在豆觴可以報大德惟
有中心藏悠悠滄沱流此念固不忘

潁川行贈同寅景翁并壽

潁川太守黃次公卓犖不與凡吏同
八載潁川無他技
力行教化贍貧窮
耕桑樹畜不厭煩
田者讓畔獄長空
亭猪烏肉持餘事
所尚不在誇明聰
是時百姓苦吏急
桑孔張趙聲隆隆
獨用寬和稱長者
治去泰甚何妨龔
戶口歲增治第一
鳳皇神爵鳴
雖有詔賜爵
關內侯
黃金百斤旌其庸
太傅御史次第起家
謁者丞相
謁者丞相亦偶爾
可喜得之寬
平中乃知持法不貴刻

俗吏嚴酷真矇矓夏侯尚書洵有用經術原與吏治通
煌煌班史循吏傳讀之不覺生清風

贈陳安平子萬弁壽

束髮誦漢史仰止博陵崔亭伯既翩翩子玉亦多才實
也少沉静卓然出塵埃惟讀政論篇不能不徘徊文以
嚴致平茲言何為來王道尚寬仁豈盡欺我哉解網非
罷軟斯民良可哀子真激一時無乃未細裁陳君宰茲
土膏澤日益培借問何以治聞賦山有臺申韓非我學

視民如嬰孩一破崔生論俾我心目開君常持此念陽
春為君回心與造化游千秋常恢恢

表賢母問

越歲在龍蛇風景偶告愆畿南及畿北處處民苦癩黍
苗盡枯搞農夫空胝胼草根盡充食斗米三百錢恒陽
有賢母惻然心憫憐我賴先世德諸子聿翩翩聲名溢
中外冠纓滿堂前當此旱魃虐千里多聲懸天子尚咨
嗟憂形雲漢篇況吾桑梓情忍視無突煙前憲有遺則

我願一追蹇鄭展出鍾粟黔教陳粥饘豈不惜錢財其
如心鬱遣我食可無肉我衣可不鮮但無溝中瘠我便
安食眠出我饗殮資一一陳路邊務使鳩鵲形殘喘得
苟延閭里競歡呼何啻甘露零歌祝遍遐邇直達九重
天有詔出丹陛伐石南山巔特表賢母閭芳聲俾永傳
寄語厚積者勿徒務奕奕蘇茲菜色人勝於買良田

壽叔祖話山翁七表

憶昔總角時屈指里中賢卓犖固多人叔祖實翩翩自

茲竊向往服膺常拳拳每一接緒論輒復意欣然私喜
黃叔度近在家庭前中歲遠宦蜀召杜聲流傳一朝賦
歸來優游茂叔蓮身隱名愈震年高德彌堅隴也愧不
敏留滯在幽燕嘗思脫塵網追隨當湖邊時聞老成訓
庶幾箴其偏竊怪漢伏生九十便多愆空勞龜大夫不
能辨百篇孰如我叔祖終日常乾乾有詔問尚書一一
能口宣

贈崔平山

聞說古王母遺跡在房山簡編莫可考紛紛傳里闌豈
願從八駿來觀禮義閑抑是穆天子挈之游人寰區區
白雲篇大雅久欲刪況茲益訛傳千載疑信間君子貴
令德何必遠追攀瑤池咫尺耳無事西出關惻隱滿腔
子勝似仙人顏不見崔使君視民如恫瘝自從兵戈來
閭閻日若艱一自君下車逃亡漸次還嘖嘖歌頌聲往
往流山灣充君愷弟念召杜直等閑此德何終極潄沔
水潄潄

梁溪詠題潘貞女奔喪記

夙昔聞梁溪蔚為賢聖鄉赫赫高與顧發憤立大防埽
除末俗態奕世有輝光至今兒女子亦知重綱常制行
有偏全此道猶未亡卓哉潘貞女志操嚴秋霜未識夫
婿面永矢不敢忘於禮似為過摯性逾共姜不惜一生
寡斯志良可傷我從貞女弟得一聞其詳示我奔喪記
滿紙覺芬芳人生苟努力何事不可彊劇秦美新者是
誠何心腸

孤松吟送僉憲梅崖李公解任還都

孤松生高岡天矯挺奇形雖遇大風起不隨衆草零大
風有時息孤松長青青人生有屯亨自昔多變更所貴
學道者粹加之不驚毀譽任紛曉吾獨守吾貞不見黃
次公歷盡通與窮忽從廷尉議忽並丙魏崇榮落有何
常萬事真夢夢所以董江都明道不計功下帷是吾事
升沉惟上穹勿憂世嶮巖但願吾道隆俯仰無愧怍何
虞衆論訖路旁多歎息競欲問太空誰知君子胸霽月

與光風

箕山

吾聞古箕山云在嵩高旁又聞許由跡乃在卻穀鄉孰
是孰非歟往事多渺茫不識勲華世何故有留良豈見
共驩輩意氣猶揚揚所以甘高蹈不願任棟梁不知臯
與禹孜孜廟堂懷襄勞拮据飢溺在心腸之子若聞
知應愧獨翱翔我友產洛水筮仕恒山陽宰相箕裘在
膺力況方剛努力崇明德前途正未央鳩鵲賴扶持四

海仰休光應令箕山客俯首謝疎狂

光武臺

咄咄光武臺遙接堂陽城當年馮鄧輩竭力相扶撐功
勲垂竹帛至今有休名世道方隆平無事談戰征儒生
思報國惟在六經明敷之為吏治膏澤徧蒼生人心永
固結勝是求干城王子抱經術洞悉閭閻情絃歌徧四
境村農安鑿耕方且搜文獻遠追先民程但願行君學
何憂潢池驚為謝雲臺將無勞費經營

寄山西范進士彪西

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
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
發憤尋絕學非為求名聲
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
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
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
愧吾風塵中未獲隨景行
河津既已遠誰人開我盲
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
勿嗤下里音如何屬韶英

送鮑湖叔南歸

仕宦如奕棋勝負何足論
所貴有天爵到處自長存
所

以古先哲三已色常溫不見宋考亭一生明六經登朝
九十日謠詠滿中庭著述仍不倦身退名愈馨莫恨一
書生不得作公卿古來書生業往往勝蓬瀛高山衆所
仰千秋常錚錚願言志大道一切鴻毛輕掃除詞章習
佛老并擯清濂浴與關閩時時在牆羹孰云三徑中不
可追咸英

讀宋布衣集

偉哉宋布衣文詞何陸離氣吞雲夢澤舉世皆披靡遺

編十存一光芒若鼎爨磊落真可愛胸中無一疵男兒
當如此何庸學脂韋所惜圭璋質未經琢與追洙泗既
云遠狂狷多陵夷魁梧奇偉人泪沒酒與詩展卷一莊
誦慨然思仲尼

贈宗冀州意園弁壽

咄咄宗使君分符來信都喜君在衆中慷慨發訄謨曰
余同舟人所貴相匡扶有善宜競勸有過莫面諛卓哉
君斯語迴與流俗殊自從大道隱人各謀自腴吏治日

蓋雜民生日益劬苟能充君言相應如鼓桴臯夔可攀
躋龔黃何有乎願我百君子人書置坐隅同寅而協恭
相率遊康衢埽除晚近態直上追唐虞借問何能爾皆
君所感孚茲德視恒山千秋永勿渝

贈潘子遠亭尊人壽

錫山潘遠亭秉志何芬芳作吏恒山南遠邇稱循良一
朝賦歸來意氣殊洋洋益勵青雲志精進不可當問君
何能爾淵源正孔長有親未白頭寄跡在戎行少小耽

經史志在追黃唐孝友著族黨才器重珪璋偶因感世
變一試黃石方挾策上幕府慷慨當危疆轉戰常岳間
洞庭波不揚數奇未封侯荷戈帝京旁兵民相錯雜一
一歌平康衛霍何足論直希涓漸姜嘗聞過庭訓男兒
須自強文當贊化育武則務匡襄不必計利鈍但祈此
心臧余聞起竦然所見何堂堂宜吾遠亭子志操如鸞
凰愧余樸遯材不能頌琳瑯幸託同舟得一睹光芒
捉筆述梗概聊當進一觴

贈曹翁臻萊七十

自從出門來不覺七八春
頭髮強半白勉強涉風塵
羨君秉奇質豪邁超等倫
兒孫多英拔不啻太丘陳
優游談詩禮終日常津津
門風雍以肅古道賴未泯
屈指君甲子七十今纔旬
七旬何足言眉壽正無垠
愧余樗櫟姿幸託在姻親
磋磨亦有年猶然徒苦辛
常思脫軒組逍遙當湖濱
從君問奇字日啖鱸與蓴
左手握芝蘭右手攜鳳麟
各出青箱業仔細論道真
箕裘告成就世風

亦返醇君應倍欣然陶同大椿

贈張長史庶常

自余來京師喜與君周旋倉皇顛沛中感君意纏綿相
期在千古知君念已堅慚余學鹵莽不能有所宣徒與
俗齟齬自省亦多愆幸遇浩蕩恩得放早歸田自此共
野老耕鑿安堯天但樂聞賢者所學益精專正誼明道
志皎然日月懸繭絲牛毛理直接先民傳正學既昌明
爇火盡棄捐統紀從茲一王道惟平平始信俗可移只

在日乾乾村農亦狂喜光耀滿林泉

贈某十四韻

舟發潞河頭朔風初颭颭濟汶正浩瀚河淮水悠悠喜
逢素心人晨夕共優游世網何足言邈然念前修君方
際休明尚當展嘉猷舟楫鹽梅效行將次第收司馬洛
中園恐難許久留我歸安耕鑿村農是吾儔一經付豚
兒坦然便無愁君住邗江上自昔多名流聞說漢董生
作相在此州正誼明道語直追孔與周遺風猶在否為

我一訪求

贈姚亘山

丈夫志四方此言須細詳四方雖云樂何如在家鄉況
復多變態前途更難量網羅到處有不可不慎防所以
先聖訓教人善行藏進禮退以義窮達視彼倉滔滔雖
皆是我必擇康莊人生貴知道豈必登廟廊君不見詩
人拳拳十畝桑子陵老布衣咄咄勝侯王堯夫安樂窩
至今仰耿光此中有真味難與世人商君誠熟反覆知

吾言不狂

贈周牧寧尊慈陳太孺人七十壽

我友抱奇質矢志學周程不遠三千里翩然來帝京不
入金張室不逐紈綺行不求印纒纒不羨金滿籬但願
聞大道歸慰壽母情壽母長名族椒蘭由性生況復歸
高士家世篤忠貞鮑車與梁案閭里傳相驚白頭無他
願惟願兒學成無使鄒孟母獨擅千秋聲所以令子心
自愛若瓊英必欲琢成器不敢憚遠征長安多名傑人

間之蓬瀛先歎或不遠庶幾在牆羹愧余撲遯安平生
徒硜硜承君來相問不能一發明無已有一言敢願為
君傾恭聞古聖賢其道惟立誠人心與道心苗莠不並
榮朱子白鹿規若射有鵠正夙夜常念茲名實自俱宏
勿謂俗滔滔何妨亦裸裎歸求有餘師無事遠經營六
經昭日星只在一與精慈幃應心喜期頤顏如嬰

題靈邑南寨村佛寺二絕

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

未聽尼山講五倫

偶憐愚俗多狂惑
敷衍輪迴俾駭聽
若知同泰舍身事
應悔當年語不經

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

宛丘先生學爛堅
惜從蘇氏雜狂禪
莫道紛紛渾似夢
人生何事可茫然

三魚堂外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外集附錄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瑋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

三魚堂外集附錄

清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陸先生行狀

賈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胤妣姚氏

祖憲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妣

鍾氏

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

唐宰相宣公世為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材以正與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著書詳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麥賑飢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者再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睦迄今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米

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以為盛德之祐溥子束始還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豪率稱三魚堂者以此東四世孫憲先生祖也憲長子燦宗禎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城陷闔門殉難今祀於鄉賢第三子元先生父也邑庠生以先生貴勅封文林郎繼室曹寶生先生先生端重靜嘿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有芟節先生舉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

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
意洛閩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
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
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先生少食貧嘗授徒
嘉善館席一樓下樓久就圯先生作危樓文以見志有
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
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其審義利決取舍一介不與一
介不取之節素所樹立固如此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

尋食餽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至於嘉隆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盡燭其鄙於是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矣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為濱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索者

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為姦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
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
他邑積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歎曰民不
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為之也譬如少年以
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為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
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為飲食而又
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治一以鋤豪強
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為主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

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估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
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
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不可自新苟
為善即善矣汪平日所為我知之若母犯我自新未晚
汪感泣果不敢有犯市鎮少年數十為朋以拳勇毆擊
為豪用細民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
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
悉解散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即涕出自訟曰

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大場鎮民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司以報盜先生怒曰是可以為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為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為長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者日見告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甚

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名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使人心悅而誠服有恥而且格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日至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為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絕不令至民間有不獲已則戒其需索酒食役心服先生潔已愛民莫不恪守其戒民亦信先生之愛已常不

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事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為無用而相率自化吳俗尚侈靡邑尤甚富室宴會窮極華縟娼優狻雜費以百十計貧者轉相倣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爨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縵經醉倒不以為怪博奕遊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為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惰

遊嗇衣食急賦稅催科不迫督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
惟事敲朴貧民業窘於輸而一過限期償杖錢又數倍
先生至為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
即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在任二年逋尾絕
少惟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
年使給足好義決不尚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
先生始至時巡撫為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靜
寧慕公繼之亟稱先生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丙辰

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徵慕公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列侍從從容諷議非應變材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為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

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
定擬而一面遣捕役緝之尋獲真盜七人讞上部議以
先生初不直指為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
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為讎殺也人
謂先生盍辨諸則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
且夜半殺人於路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
寔辨為嘉邑益大震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為辨卒莫省
里民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為先生呼寃以薪粟餽者麇

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遣之即胥史輿僮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枿結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為詩文以傳之彙為公歸集邑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蠲脩脯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所未有也適

詔舉博學鴻辭同郡工部吳公準菴遂以先生名薦會丁

父憂不果應試蔚州魏公環極晉總憲首抗章言先生
寃再疏舉廉吏十人縣令居其二一即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先生雖被薦復職服闋後雅存誓墓之志徘徊
再三郡縣敦迫乃起又素懷秉鐸之志且慨當世任教
職者多非其人赴部時欲求改選教授遴諸生之有志
者而訓之銓部以方奉

特旨不便改投而止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真定最
為饒瘠易患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強悍善鬪少訟

而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為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騾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為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羸順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

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獲者亦相戒不敢
墾先生揭示遍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
升合之利為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
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然

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於
是漸有關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
萬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
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為令者以溢額為功逃

亡死絕不敢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且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無缺也適巡撫于公諮訪利弊先生遂調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瘵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為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畧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餒

征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寧謐司徒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矣一曰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

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為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為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

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
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
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
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
潤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
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
曰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蠲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
勸輸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
當稍為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
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
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黃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
不必起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
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罷之邑皆有
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

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
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曰存留宜酌復也自兵
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
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
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
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
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
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蠲俸自備乎抑

或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
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
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資於地方也
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
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
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又其一則謂審丁
不宜求溢額也且曰果有丁盛而溢額者宜命有司留
為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補之其

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
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
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
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
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
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
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
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

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先生所陳皆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為一時補救之術真有如于公所稱許者己己夏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

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為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幾欲責令先生賠

補僅而得免先是甲子夏雨江總制于公薨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於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時雖未即擢用然七人者後多至大官有聲名

上固已心識之矣及蒞靈一年巡撫格公薦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庚午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
御史陳公說巖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部右侍郎王
公昊廬交口論薦遂奉

俞旨行取先生念靈邑頻年饑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
支而雜稅泛徭未盡除減將永為民累業當謝事乃於
數日內盡為申請首乞緩征又乞房地稅白係墊解不
可為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乞上司供應久奉
全裁宜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時借放飢民巡

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為災黎起見真仁人君子愛
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豎碑志遺愛如去嘉定
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遂上疏曰臣官畿輔
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為然康熙
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糶派繁多民困滋甚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僅延殘喘
然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
一日而成惟

皇文四庫全書
特錄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嫌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目前所當議者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耳
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

所能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徵糧地九百三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以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雖奉全蠲其實止半致

聖恩不得下究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

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

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傲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尋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

上以久旱

諭諸臣協同會議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其一言直隸
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
平一言蠲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皆切中時弊既又上
疏曰夫蠲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
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
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豈并保舉而亦許蠲焉則
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

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蠲納則是清廉二字可蠲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蠲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蠲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蠲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

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蠲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勅部查一切蠲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及奉

旨同往會議又獻議力爭曰蠲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恃保舉一綫可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

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

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蠲納者矣澄叙
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蠲
似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期則不肖
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即云設立限期反
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明何
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
不賢亦必不能盡蠲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
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時大兵草豈需運甚急

計臣方恃蠲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為便治
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貲日夜
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蠲納進
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痛詆斥之由是都士大譁
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蠲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
需飾虛詞忝政事負言官之職擬革職謫奉天安插於
是朝野有識之士莫不代為歎息扼腕時庶常張君昂
向欲從先生受教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即日執贄為弟

子而先生曾無幾微見於顏而泰然處之將促裝就道
顧

上心知其無他特原宥之俾仍舊職是年冬試俸滿遂從
改調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叢衆怒靡
不暇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
可量然枉尺直尋未有不至枉尋直尺者也故寧直道
而三黜必不枉道而徇人從古聖賢道理如是先生惟
知秉義以自處守正而不渝利害得失豈所計哉先生

既歸屏居泖口足跡不一至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
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衣蔬食泰如也先是先生嘉定
罷歸工部席君啟寓相延至家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
欣然往與學徒論制舉業踴躍若故寒士凡有就正者
必為之闡明義理辨晰精微誨人不倦先生有馬在館
一年貌加腴色加晬人方謂先生涵養自然中和備至
天必將以其身任明道之責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年壽
正未有艾孰意臘月館歸偶感寒疾一日遽卒四方學

者聞之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相率至先生祠哭弔者踵相接也先生於世俗嗜好一無所留意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時語及民生困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為縣令嘗以程明道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之言橫於胸中及任御史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

上恩得釋再起再躓卒不究其用以死惜哉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為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為猖狂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為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蠱起蔑禮法放名教人心大壞而國運隨之陷溺之害至今而未已故為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

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嘗著學術辨三
篇又與河南湯宗伯潛菴山西范進士彪西書往復辨
論夫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亦類能知而言之至於
涇陽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王而謂其偏於主靜近於
禪學是非先生深入闡奧辨析秋毫豈能為此極論哉
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
諄於義理邪正之辨彙為松陽講義百餘篇而其言曰
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墻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

陰釋之學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衛道之心可謂嚴且切矣先生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清備極肫樸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斂為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祖殯未舉獨任之不及諸弟親戚無後者輒為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歿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懇敬一言一

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
以簡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
老無惰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強人謂其恭而安家故貧
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為意衣足以蔽
體食足以充腹不辨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
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雖泰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
輒賃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先生性情謙謹和厚
善氣襲人雖告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及辨正學術分

別是非則反覆痛快不少回護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忠愛迫切尤抗言極陳不暇顧忌坐是與世齟齬但以慙直結

九重之知終以激烈來衆口之怨而至於事後則雖嫉先生者又未嘗不心服其言而諒其心也先生為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歡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而行即魏公環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其履蹈不苟又如此先生雅不

喜以辭章自鳴然經史淹貫義理粹精其發為文章皆
昌明博大純正有體有德者必有言非世之締章繪句
誇多鬪靡者比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
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篋中
所遺有問學錄一編日鈔二十卷尚有語錄若干文集
若干方在彙緝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
十八日卒於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
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先卒次宸徵娶王

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一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
宸徵仍為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
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
城宸徵寢處苦塊心志瞶亂不能撰次先生行事家復
清貧即兆宅之卜亦尚有待而二三戚友暨及門之士
惟恐先生之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因屬崇樸為
狀崇樸自惟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
一顧嘗歷覽史傳大凡理學著稱者未必盡嫻治術循

良表異者未必悉勵純修故儒林循吏分途各見求其大成無憾者惟朱子能全之惟先生克繼之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之志朱子之志也故先生之宰嘉定宰靈壽仁育義正吏畏民懷即朱子知潭州知南康之治理也先生條奏三疏直陳三議勤恤民隱飭厲官方即朱子經筵劄子便殿奏劄之議論也先生之筮仕嘉定擢拜臺中俱甫一年旋遭罷黜即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之出處也至朱子

正心誠意之奏輒嘗稱善先生孝道為萬事之本一疏亦荷允行總以忠誠懇惻上邀主眷亦無弗同者卒之直道不容忌之者衆雖有推之之力終不敵擠之之工然其所可擠者身也不可擠者道也所以朱子之道愈遠而愈光則先生之道歷久而後顯理有必然無可疑者夫今不傳其何以明當時信後世故不敢辭避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論行事之大以俟當世大人君子誌之墓石載之

國史以垂不朽謹狀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內閣中書
舍人同郡後學柯崇樸狀

三魚堂外集附錄

附
魏總憲叅劾疏

題為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惟
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
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
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也故孔子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誣也

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
良而督撫大臣受上之恩自當體

皇上之心為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不宜舉貪酷者宜揭叅而不宜徇隱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為我

皇上陳之如原任江南嘉定縣知縣陸隴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四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撫疏稱隴其據汪

標首告仇殺審明仇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
詭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正以開報職名遲延部
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
民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
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以長養
百姓雖該撫再疏奏稱隴其妻係水操不染一塵勵其
素守策效將來部覆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為之罷
市去之日攀轅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

父母乃行李一介而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叅罰至五十案其停陞及戴罪督催者三十餘案降俸者四十餘級應追銀兩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有奇此一官者溺職之極乃保陞蘇糧道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叅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絳州知州曹廷瑜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

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撥置將富民之妻王氏指稱私鹽
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汚氏不允從羞
憤自縊合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知府李廷梅匿
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為名將廷瑜
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現今公憤寃詞豎碑於
州此一官貪惡之極竟不報巡撫糾叅而飄然颺去矣
夫

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

退不肖耳況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叅處
同例盡職與溺職保薦無分豈

皇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
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

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切鯁慮之也
伏乞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
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叅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
而勵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緣為指陳事蹟字數逾額

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附

魏總憲舉廉疏已未

題為遵諭舉廉以惜人才以勵官方事臣謬任風紀不能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跪聽上諭諄諄以用得其人為要以操守清正為本又於本月初四日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奉

上諭更見進退黜陟務祈確當之盛心臣思用人者在知

人懲貪必先舉廉謹按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計冊開四柱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為先也人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子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為能廉以為拙雖風俗漸染寔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

天語既宣之後砥礪名節者必當躍躍而興起其在

天語未發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

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曷敢沒人之善以負我

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見在部院等衙門皆聖心洞悉者臣不敢舉其在外各官已經會議令督撫將現任清正賢良者薦舉臣亦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十人為我

皇上陳之原任戶部侍郎雷虎滿洲人老成慤直清名甚著臣在戶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不歎服臣雖未識其

金史卷之八十四
本疏
面嘗慕其人今請告在旗聞其年齒稍衰原任戶部侍郎班迪滿洲人居官清正臣曾共事二年又奉

旨查戶部各司見其念念為國復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朝原任督捕侍郎達哈塔滿洲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薄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告病在籍年過六旬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洲人清謹自

守家道甚貧素聞安靜之風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直隸南宮縣進士清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臣雖不識其面曾聞其人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司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員臬司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

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捷亦薦其
操守清嚴一塵不染其回籍之日一馬一僕而外了無
長物真學行兼優之人係臣丙戌同榜年過六旬原任
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蔡縣進士清操惠
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註誤鑄級去之日老幼追
送臨河尚不忍捨其愛戴如此臣雖未識其面曾聞其
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
其浙江平湖進士清操飲水愛民如子因註誤被革萬

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
同駕一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
博學到京臣有一面之識今丁憂在籍以上十人有候
補者有候用者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者有革職
者臣祇就平日之清操仰陳於座右俾天下曉然知此
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者而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
者原在器使之中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
雖無起用之例褒一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

也若臣所舉非廉有違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
統祈

睿鑒施行

三魚堂外集奏疏

靈壽縣遺愛碑記

頃者

天子採公卿言徵海內吏業之最聞者入補侍御之職吾
靈壽令當湖陸公被璽書入朝邑人士不克留共勒石
鏤狀而亭之五父衢庶一舉目而若睹公而後其思稍
慰焉靈邑介在瘠陋災侵頻仍歲在己巳夏旱麥不登
秋早霜殺禾民間終歲勤動不獲粟升斗相與鬪樹刈
草而食流離野死者相屬公為疾首蹙額以勞求於野

亟繪災民之狀告救於郡二千石及中丞以下鄰邑傳
誦其牘者多至痛哭焉所請格於上不憚再三卒守初
議

天子俞所請下全蠲歲租之詔發帑金為賑於是公遍歷
山谷旅宿不歸者閱月按邑之被災者為三等躬為部
署而均之遠近帖服無復怨咨復為簡詞訟省文書懼
姦宄蒐盜賊招流亡大約倣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
其概靈邑數萬垂死之飢民一一從公恩勤鬻閔中特

與以更生再造也他如興學課農減丁緩賦省刑恤孤
繩姦飭胥葺淫整廢公聽斷罷追呼自昔書史所載仁
心質行之君子所以推誠御物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
蓋公賦仁智之性傳聖賢之學規畫措置一出於經術
之正故能專劇肩難略不以利害奪其志也公之赴召
也在庚午五月間新穀未登公所講荒政未及竟民之
依公者方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木欲倣古者借寇故事
上書以聞而謀之父老解事者父老曰朝廷咨於九卿

謀之宰相徵海內循良僅得如公者四人吾儕寧得遞留之公之入為臺諫言官也言行道亦行也

聖天子必不以一邑之啼號而故漠視乎四海且吾邑之所未竟者公必有以處此矣以是徘徊不能已共疏遺愛於碑且徐圖肖貌奉祠以垂千百世之祀焉公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力學著書傳道統之正登庚戌進士兩舉廉在靈壽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其去也實不能具行李云



三魚堂外集碑記

三魚堂外集跋

先生居敬窮理好學力行闇然自修不尚文采雖晚年道明德立終不敢著書以自表見若詩古文詞尤不屑為也故每以世之濫刻文集者為戒以為司馬之癖相如之俳猶見識於有道况下此者乎故易貴時篋中並無遺稿然考其一生著述散軼人間者於文章諸體已無不備先生雖無自揣必傳之意但其中長篇累牘片紙隻詞凡出於先生之筆者皆所以闡明學術陶淑人

心維持世道之文而絕非無用之空言則又不可不亟
為表章而聽其或存或亡也

禮徵

故與二三同志旁搜

廣緝彙成是編練水侯于大年略訪朱子昌黎文集分
類而前後之琴川及門席氏漢翼漢廷伯仲復加審定
出帑付梓遂得告成以垂不朽吁是豈可與風雲月露
之章同類而譏之哉康熙辛巳季春姪

禮徵

謹跋